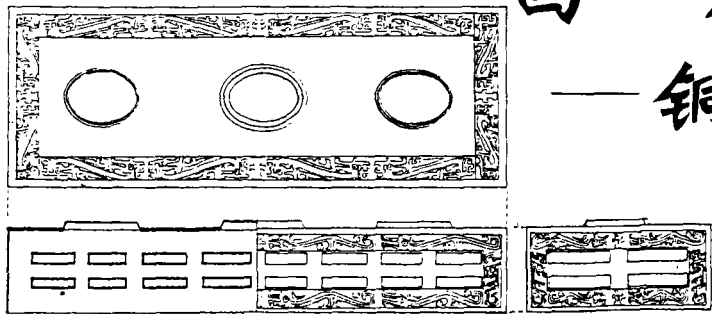


西——周——

——铜——禁



再不然就是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自有祖先神灵护佑，党的文物库房竟未遭丝毫破损，西周宝物悉数落入宋哲元手中。身为省主席的宋自然具有些文化修养，深知文物之价值，他将铜器在内部展览后令其军法处长运往西

□周 秦

铜禁为承酒器的专用器座。商周时代的奴隶主贵族举行祭祀、宴享时，将卣、壶、觥等青铜酒器放置在禁上，以显尊贵。古书《礼记》《仪礼》中有许多关于禁的记载，而在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中禁却极为少见。

1968年，天津文物清理部门接收了几件青铜文物，其中有一件极为罕见的西周夔纹铜禁。不幸的是，此禁当时已破碎为数块。文物专家和高级技工对其进行了修复，经整形、焊接、补配、鑿花，终于使珍贵文物恢复了原貌。铜禁铜质精良、纹饰美丽，呈扁平立体长方形，中空无底。高23cm，长126cm，宽46.6cm，禁面上突起3个约15cm高的椭圆形子口，用以稳定所放置的酒器，使之不致移动。中间子口外径长19.5cm，宽16.5cm，左右两个子口略小，从其尺寸、形状推断，禁上所放酒器当为卣、壶、觥。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商周大型青铜酒器中，此3种圈足呈椭圆状。铜禁面周边饰有夔纹，前后左右四面也饰以夔纹。其做工讲究，华美尊贵。由于古代铜禁出土甚少，此禁显得十分珍贵，它的出土情况及流传过程自然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。这件稀世珍品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坎坷经历。

公元1925年，陕西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丘陵坡崖地带出现了数千民工和军役，他们挥舞镢、铲翻地掘土，搜寻祖先的墓葬。在当地军阀党玉琨的精心谋划下，一次寻墓盗宝的罪恶行动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展开

了。这位年轻时曾在北京古玩店当过学徒的省防军旅长从1917年起长期盘踞在陕西凤翔、宝鸡、岐山一带，他深知古文物之价值，且颇有心计。1901年，宝鸡斗鸡台出土西周青铜夔纹铜禁的事轰动一时，给这个小军阀留下极深的记忆，撩拨起盗墓发财的贪欲。时值天下大乱之际，党玉琨征调农民命其部队在斗鸡台开始了疯狂的盗掘。不到半年时间，掘出青铜器1000多件。这些在黄土地下安眠了近3000年的西周礼器失去了昔日平静安宁，从此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颠沛流离。

据当年到过发掘现场的人讲，青铜器中有3件铜禁：一件高约60cm，长约140cm，宽约70cm，四周饰三层夔纹，禁上置放两排铜器；较小一件高40cm，长120cm，宽50cm，四周饰两层夔纹，禁上放有一排3件铜器（专家推测此器为前面所述铜禁）；还有一件出土时已破碎。党玉琨将所获大批铜器运至他的老巢凤翔城，藏入库房，严加看管，妄想长期占有。不料时局变幻，1926年，冯玉祥为参加北伐战争，令下属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肃清省内不听调遣的地方军阀势力。1928年，宋督率部队围攻凤翔，击毙党玉琨。因党在此经营多年，且古城坚固弹药充足，半年竟未破城。后挖掘坑道直抵城下，用数千公斤炸药将城炸破，军队攻入城内，党死于乱军之中。

也许是党玉琨掘获大批青铜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早已让宋知晓，

安，请专人拍照并逐件进行真伪鉴定，宋将一部分铜器送给其上司，其余归为己有，包括夔纹铜禁。此批文物秘密运到北京，又辗转至天津，藏到宋在英租界内的宅邸中。此后，这批国宝有的背井离乡漂洋过海，有的几经转手成为私人藏物。

当时，西周宝物已引起日本、美国等考古人士的垂涎，他们通过古董商人将其中大部分购运到国外，成为异国它邦的馆藏。前面所述铜禁倍受国内考古界关注，一直在追踪其下落。1930年，据说一位德国人在北京目睹过实物，此后一直再未露面。

1968年，天津市文物部门收到了王某的一批文物，包含了一堆青铜残片，经鉴定，这就是几十年前被盗掘的西周青铜禁。王某系宋哲元三弟的小老婆，抗战爆发时，宋逃奔四川一去未归。日军占领天津后，查抄宋宅，将未卖的部分文物掠走。宋三弟通过请客送礼、打通关节，索回一些，其中有西周夔纹禁。1949年后，宋三弟的两个老婆分家，铜禁及另几件文物遂归王某。1966年，红卫兵抄王某家时，发现了文物，封存了大件铜器，后因家务，铜禁被砸坏。文物部门接收时成为一堆残片。

几千年前祖先所用宝器终于幸免劫难、存留下来，它成为世间善恶、沧海桑田的历史见证。（责任编辑 闾实）